東漢書
侍四十九之卷十三

左雄　周舉　黃瓊　孫瑋　子邈

范曄　後漢書六十一

唐章懷太子賢注

左雄字伯豪南郡涅陽人也安帝時舉孝廉稍遷冀州刺史州部多豪族好請託雄常閉門不與交通奏案貪猾二千石無所回忌永建初公車徵拜議郎時順帝新立大臣懈怠朝多闕政雄數言事其辭深切尚書僕射虞詡以雄有忠公節上疏薦

之曰臣見方今公卿以下類多拱默以樹恩為賢盡節為愚至相戒曰白璧不可為容容多後福（容容猶和同也言不可獨為白玉之清絜當與衆人和同）伏見議郎左雄數上封事至引陛下身遭難危以為警戒實有王臣蹇蹇之節周公謨成王之風（謨謀也即尚書立政無逸篇之類也）宜擢在喉舌之官必有匡弼之益由是拜雄尚書再遷尚書令上疏陳事曰臣聞柔遠和邇莫大寧人寧人之務莫重用賢用賢之道必存考黜是以皐陶對禹貴在知人安人則惠黎民懷之（尚書皐陶謨之詞也惠愛也黎衆也）分伯建侯代位親民民用和穆禮讓以興故詩云有淒淒興雨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詩小雅也淒淒雲興貌祁祁徐也言陰陽和風雨時先雨公田乃及私田）及幽厲昏亂不自為政（詩小雅刺幽王曰不自為政卒勞百姓）褒豔用權七子黨進賢愚錯綜深谷為陵（谿谷其詩云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又曰哀今之人胡為虺蜴言人畏虺蜴也褒豔謂褒姒也豔色美也七子皆褒姒之親黨謂褒姒之親黨謂諸侯也王甫為卿士仲允為膳夫家伯為冢宰皆為司徒疑事見詩小雅節南山音方元反聚音側流反梟音記禹反）宗周既滅六國并秦阬儒滅典刻畫五等更立郡縣（刻畫謂制也五等謂諸侯）縣設令長郡置守尉什伍相司（史記商鞅為秦定變法之令令人什伍相收司犯禁相連坐不告姦者腰斬揚雄長楊賦曰秦聲衆其士封豕其人也）大漢受命雖未復古然克慎厥官

綱苛救敝悅以濟難撫而循之至於文景天下康
乂誠由玄靖寬柔克慎官人故也降及宣帝興於
仄陋綜覈名實知時所病剌史守相輒親引見考
察言行信賞必罰帝乃歎曰民所以安而無怨者
政平吏良也與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以爲
吏數變易則下不安業乂於其事則民服教化其
有政理者輒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
侯公卿缺則以次用之是以吏稱其職人安其業
漢世良吏於茲爲盛故能降來儀之瑞建中興之
功（宣帝時鳳皇五至因以紀年）漢初至今三百餘載俗浸彫敝巧僞
滋萌下飾其詐上肆其殘典城百里轉動無常各
懷一切莫慮長乂謂殺害不辜爲威風聚斂整辦
爲賢能以理已安民爲劣弱以奉法循理爲不化
髡鉗之戮生於睚眦覆尸之禍成於喜怒視民如
寇讎稅之如豺虎（國語曰閼伯處商丘子常與之語問商貨聚焉歸以語其弟曰楚其亡乎吾見令尹如
豺狼虎焉殆必亡者也）監司項背相望（項背相望謂前後相顧也背音輩）與同疾疢
見非不舉聞惡不察觀政於亭傳責成於暮月課
一也（謂言善不稱德論功不據實虛誕者獲譽拘檢
者離毀（離遭也）或因罪而引高或爭斯以求名（罪猶以求
高尚之名也論語曰色斯舉矣言觀前人之類色也）州宰不覆競共辟召踊躍升騰

超等踰匹或考奏捕案而士不受罪會赦行賂獲
見洗滌朱紫同色清濁不分故使姦猾得枉濫輕忽
去就拜除如流缺動百數卿官部吏職斯祿薄斯
也車馬衣服一出於民廉者取足貪者充家特選
橫調調徵也紛紛不絕送迎煩費損政傷民和氣未
洽灾眚不消咎皆在此今之墨綬猶古之諸侯墨綬
謂令長即市子男之國也拜爵王庭與服有章章常也而齊於匹豎
叛命避負非所以崇憲明理惠養元也臣愚以
爲守相長吏惠和有顯效者可就增秩勿使移徙
非父母喪不得去官其不從法禁不式王命錮之
終身旹用雖會赦令不得茲列若被劾奏立不就
法者徙家邊郡以懲其後鄉部親民之吏皆用儒
生清白任從政者任猶也音人材反寬其負笋負欠也笋口錢也儒生未有品
秩故寬之增其秩祿吏職滿歲宰府州郡乃得辟舉如
此威福之端絕送迎之役損賦斂之源息循理之吏得成其化率土之民各寧其所追
配文宣中興之軌文帝宣帝也文帝遭吕氏難故亦云中興流光垂祚永世
不刊帝感其言申下有司考其眞僞詳所施行雖
之所言皆明達政體而官豎擅權終不能用自是
選代交互令長月易迎新送舊勞擾無已或官寺

空曠無人案事每選部刺乃至進士未肄三年京師漢陽地皆震裂水泉涌出四年司冦復有大水雄桂數災異以爲下人有逆上之徵（天鏡經曰大水自平地出破山殺人）英國又上疏言宜案爲備以俟不虞尋而青冀揚州盜賊連發數年之間海內擾亂其後天下大赦賊雖頻解而官循無備遂流叛之餘數月復起雄與僕射郭虔共上疏以爲寇賊連年死亡太半一人犯法舉宗羣士宜及其尚微開令改悔若告黨與者聽除其罪能誅斬者明加其賞書奏並不省又上言宜崇經術脩大學帝從之陽嘉元年太學新成詔試明經者補弟子增甲乙之科員各十人除京師及郡國者儒生百三十八人雄又上言郡國孝廉古之貢士出則宰民宣協風教若其面牆則無所施用孔子曰四十不惑禮稱強仕請自今孝廉年不滿四十不得察舉皆先詣公府諸生試家法（儒有一家之學故稱家法）文吏課牋奏副之端門練其虛實以觀異能以美風俗有不承科令者正其罪法若有茂才異行自可不拘年齒帝從之於是班下郡國明年有黃陵孝廉徐淑（謝承書曰淑字伯進廣陵海西人也寬裕博雅好學樂道隨父楨在京師繕寫孟氏易春秋公羊禮記周官善論太

公六韜交接英雄常有壯志舉茂才年未及舉臺郎疑而詰除勃海脩令遷琅邪都尉也

之對曰詔書曰有如顏回子奇不拘年齒贊順紀是故本郡以臣充選郎不能屈雄詰之曰昔顏回聞一知十孝廉聞一知幾邪淑無以對乃謫却郡於是濟陰太守胡廣等十餘人皆坐謬舉免黜雅汝南陳蕃頻州李膺下邳陳球等三十餘人得拜郎中自是牧守畏憚莫敢輕舉迄于永嘉察選清平多得其人雄又奏徵海內名儒為博士使公卿子弟為諸生有志操者加其俸祿及汝南謝甕訶南趙建年始十二各能通經雄並奏拜童子郎於是負書來學雲集京師初帝廢為濟陰王乳母宋娥與黃門孫程等共議立帝帝後以娥前有謀遂封為山陽君邑五千戶又封大將軍梁商子冀襲邑侯雄上封事曰夫裂土封侯王制所重高皇帝約非劉氏不王非有功不侯孝安皇帝封江京王聖等遂致地震之異永建二年封陰謀之功又有日食之變數術之士咸歸咎於封爵各於青州飢虛盜賊未息民有之絕上求稟僥陛下乾乾勞思以濟民為務宜循古法寧靜無為以求天意以消災異誠不宜追錄小恩虧失大典帝不聽雄復諫曰臣

聞人君莫不好忠正而惡讒諛然而歷世之患莫
不以忠正得罪讒諛蒙倖者蓋聽忠難從諛易也
夫刑罪人情之所甚忿惡是以
時俗爲忠者少而習諛者多故令入主數聞其美
稀知其過述而不悟至於危亡臣伏見詔書顧念
阿母舊德宿息欲特加顯賞案尚書故事無乳母
爵邑之制唯先帝時阿母王聖爲野王君聖造生
讒賊廢立之禍生爲天下所咀嚼死爲海內所歡
快桀紂貴爲天子而庸僕羞與爲比者以其無義
也夷齊賤爲匹夫而王侯爭與爲伍者以其有德
也今阿母躬蹈約儉以身率下羣僚悉慶莫不向
風而與王聖並同爵號懼違本操失其常願臣愚
以爲凡人之心理不相遠其所不安古今一也百
姓深懲王聖傾覆之禍民萌之命危於累卵常懼
時世復有此類怵惕之念未離於心恐懼之言未
絕乎口乞如前議歲以千萬給奉阿母內足以盡
恩愛之歡外可不爲吏民所怪梁冀之封事非機
急宜過災危之運然後平議可否會復有地震緣
氏山崩之異雄復上疏諫曰先帝封野王君漢陽
地震今封山陽君而京城復震專政在陰其災尤

大臣前後瞽言封爵至重王者可私人以財不可以官宜還阿母之封以塞災異今皇色高讓山陽君亦宜崇其本節雄言數切至娥亦畏懼辭讓帝戀戀不能已卒封之後阿母遂以職事被譴召詣尚書傳呼促步又加以捶撲雄上言九卿位亞三事班在大臣行有佩玉之節動有齊斧之儀禮記曰公侯佩山玄玉而朱組綬大夫佩水蒼玉而縹組綬罰皆非古典帝從而改之其後九卿無復捶撲者自雄掌納言多所匡肅每有章奏奏議臺閣以爲故事遷司隸校尉初雄薦周舉爲尚書舉既稱職議者咸稱焉及在司隸又與故冀州刺史馮直以姦雄雄悅直以爲將帥而直窜坐臧受罪舉以此劾奏雄雄悅曰吾嘗事馮直之父而又與直善今宣光以此奏吾乃是報厥之舉也由是天下服焉韓厥雄獻子也國語曰趙孟使韓厥告諸大夫曰可賀我乎人以其來車千乘也而中吾乃今知免於戾矣韓厥明年坐法免後復爲尚書永和三年卒

周舉字宣光汝南汝陽人陳留太守防之子防在儒林傳舉姿貌短陋而博學洽聞爲儒者所宗故京師爲之語曰五經從橫周宣光延熹四年辟司

徙李郃府時宦堅孫程等既立順帝誅滅諸閻議
郎陳禪以爲閻太后興帝無母子恩宜徙別館絕
朝見羣臣議者咸以爲宜舉謂郃曰昔鄭武妻謀
殺莊公嚴公誓之黃泉秦始皇怨母失行久而隔
絶後感潁考叔孝德之言猶復子道書傳美之（鄭武
（莊公及共叔段爽叔段莊公殺
也既而悔之潁考叔爲潁谷封人聞
不然公將之遂爲母子如初事
見左傳）（韓非子集事韓兒蘇秦傳也）今諸閻新誅太后幽在離
官若悲愁生疾一旦不虞至上將何以令於天下
如從禪誠後世歸咎明公宜密表朝廷令奉太后
率厲羣臣朝覲如舊以厭天心以荅人望郃即上
疏陳之明年正月帝乃朝于東宮太后由此以安
後長樂少府朱倀（音丑良反）代郃爲司徒雒陽令促期發遣舉說（詭）朱倀曰朝廷在西鍾下時非
程等坐懷表上殿爭功帝怒悉徙封遠縣勑洛
孫程等豈立（明）（程等十八人雖韓彭
（程也孫程與王康等立順帝也）（詭於丙經下共立濟陰王爲順帝也）
（詞順帝也）（韓信彭越）
（信彭越也）
（越）
（倀）
（倀）
（倀

佞邪之議諫而復罪猶有忠貞之名若舉言不足採請從此辭張乃表諫帝果從之舉茂才爲平丘令（平丘縣屬冀州陳留郡）上書言當世得失辭甚切正尚書郭虔應賀等見之歎息共上疏稱舉忠直欲帝置章御坐以爲規誡（章謂所上之書）舉稍遷并州刺史太原一郡舊俗以介子推（介子推無爵遂去而之介山之上文公求之不得乃焚其山推遂不出而焚死事其取烝傳龍星本之位也春見東方心爲大火懼火之盛故爲之禁火俗傳云子推以此日被焚而禁火）火田是士民每冬中輒一月寒食莫敢炊爨老小不堪歲多死者舉既到州乃作弔書以置子推之廟言盛冬去火殘損民命非賢者之意以宣示愚民使還溫食（其事見桓譚新論及汝南先賢傳也）於是衆惑稍解風俗頗革轉冀州刺史陽嘉三年司隸校尉左雄薦舉徵拜尚書舉與僕射黃瓊同心輔政名重朝廷左右憚之是歲河南三輔大旱五穀災傷天子親自露坐德陽殿東廂請雨又下司隸河南禱祀河神名山大澤詔書以舉才學優深特下策問曰朕以不德仰承三統（天統地統人統謂之三統事見白虎通）夙興夜寐恩協大中（尚書洪範曰建用皇極孔安國注云皇大也極中也言立大中之道而行之也）頃年以來旱災屢臻稼穡焦枯民食困乏五品不訓王澤未流（五品五常之教也書曰五

品不逐汝作司徒敬敷五
教在寬訓亦通之義■羣司素餐據非其位審所貶黜
變復之徵厥咎何由分別具對勿有所諱舉對曰
臣聞易稱天尊地卑乾坤以定二儀交構乃生萬
物萬物之中以人爲貴故聖人養之以君成之以
化順四節之宜適陰陽之和使男女婚娶不過其
時包之以仁恩導之以德教示之以災異訓之以
嘉祥此先聖承乾養物之始也夫陰陽閉隔則二
氣否塞二氣否塞則人物不昌人物不昌則風雨
不時風雨不時則水旱成災陛下處唐虞之位未
行堯舜之政近廢文帝光武之法而循亡秦奢侈
之欲內積怨女外有曠夫今皇嗣不興東宮未立
傷和逆理斷絕人倫之所致也非但陛下行此而
已暨官之人亦復虛以形勢威侮良家取女閉之
至有白首歿無配偶逆於天心歿終也昔武王入殷出傾宮之女帝王紀曰武王入殷命召公釋箕子之囚表商容之閭出傾宮之女於諸侯成湯遭災
以六事剋己帝王紀曰湯伐桀後大旱七年洛川竭使人持三足鼎祝於山川曰政不節邪使人疾邪苟宣行邪讒夫昌邪
官室榮邪女謁行邪何不雨之極也魯僖遇旱而自責祈雨鮮見楊
孚傳皆以精誠轉禍爲福自枯旱以來彌歷年歲未聞陛下改
過之効徒勞至尊暴露風塵誠無益也又下州郡
祈神致請昔齊有大旱景公欲祀河伯晏子諫曰

不可夫河伯以水爲城鼈爲民庶水盡魚枯豈不欲雨自是不能致也晏子春秋之文陛下所行但務其華不尋其實猶緣木求魚見孟子之文韓詩外傳曰夫惡知往古之所以然哉今夫惡知往古之所以危七無異却行而求逮於前人也誠宜推信革政崇道變惑出後宮不御之女理天下冤枉之獄除太急黜斥臣自藩外擢典納言學薄智淺不足以對易傳曰陽感天不旋日陽稽覽圖之文也解具郎顗傳也惟陛下留神裁察因召見舉及尚書令成翊世僕射黃瓊問以得失舉等並對以爲宜愼宮人去斥貪汙離遠佞

邪循文帝之儉尊孝明之教則時雨必應帝曰百官貪汙侵邪者爲誰乎舉獨對曰臣從下州超備機密不足以別羣臣別音彼列反然公卿大臣數有直言者忠貞也阿諛苟容者佞邪也司徒視事六年未聞有忠言異謀愚心在此其後以事免司徒劉崎遷舉司隸校尉永和元年災異數見省內惡之詔召公卿中二千石尚書詣顯親殿問曰言事者多云昔周公攝天子事及薨成王欲以公禮葬之天爲動變及更葬以天子之禮即有反風之應尚書洪範五行傳曰周公死成王不圖大禮故天大雷雨禾偃大木拔及成王窮金縢之策改周公之葬尊以王禮申命魯郊而天立復風雨禾稼盡起

北鄉侯親爲天子而葬以王禮故數有災異宜加尊謚列於昭穆羣臣議者多謂宜如詔旨舉獨對曰昔周公有請命之應隆太平之功故皇天動威以章聖德北鄉侯本非正統姦臣所立立不踰歲年號未改皇天不祐大命夭昏（杜預注左傳曰短折曰夭未名曰昏）春秋王子猛不稱崩魯子野不書葬（子猛周景王之子子野魯襄公之子春秋經書王子猛卒注云未踰年之君故不言崩又曰秋九月癸巳子野卒注曰不書葬未成君也）今北鄉侯無它功德以王禮葬之於事已崇不宜稱謚突眚之來弗由此也於是司徒董尚太常桓焉等七十人同舉議帝從之尚字伯河南郡人也少歷顯位亦以政事稱舉出爲蜀郡太守坐事免大將軍梁商表爲從事中郎甚敬重焉六年三月上巳日商大會賓客讌于洛水（周官曰女巫掌歲時祓除釁浴（鄭玄云如今三月上巳水上之類也）司馬彪續漢書曰三月上巳宮人皆絜於東流水上自祓濯祓除爲大絜也）舉時稱疾不往商與親暱酣飲極歡及酒闌倡罷絲竹徹漆（纂文曰巇露今之挽歌也崔豹古今注巇露歌田橫門人所作也一云薤露何易晞露露晞明朝還復落人死一去何時歸）太僕張种時亦在焉會還以事告舉舉歎曰此所謂哀樂失時非其所也殃將及乎（左傳曰叔孫昭子與宋公語相泣樂祁退而告人曰君與叔孫其皆死乎吾聞之哀樂而樂非其精爽是謂魂魄去之何以能久也）种曰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商至秋果薨商

善臣從事中郎周舉清高忠正可重任也由是拜舉諫議大夫時連有災異帝思商言召舉於顯親殿問以變眚舉對曰陛下初立遵脩舊典化致政遠近肅然頃年以來稍違於前朝多寵倖祿不序德觀天察人準今方古誠可危懼書曰僭恒暘若尚書洪範之文也孔安国注曰君行僭差則常暘順之也夫僭差無度則言不從而下不正陽無以制則上擾下竭宜密嚴勑州郡察彊宗大姦以時禽討其後江淮猾賊周生徐鳳等處處並起如舉所陳時詔遣八使巡行風俗皆選素有威名者乃拜舉為侍中與侍中杜喬守光祿大夫之墨綬以下便輒收舉其有清忠惠利為百姓所安宜表異者皆以狀上於是八使同時俱拜天下號曰八俊舉於是劾奏貪猾表薦公清朝廷稱之遷河內太守徵為大鴻臚及梁太后臨朝詔以殤帝幼崩廟次宜在順諫議大夫吕勃以為應依昭穆之序先殤帝後順帝詔下公卿舉議曰春秋魯閔公無子庶兄僖公

代立其子文公逐躋僖於閔上孔子譏之書曰有事于太廟躋僖公逆祀也事見左氏傳及定公正其序經曰從祀先公文公爲萬世法也左氏傳從祀先公杜預云從順也先公閔公僖公也今殤帝在先於秩爲父順帝在後於親爲子先後之義不可改昭穆之序不可亂吕勃議是也太后下詔從之遷光祿勳會遭母憂去職後拜光祿大夫建和三年卒朝廷以舉清公亮直方欲以爲宰相深痛惜之乃詔告光祿勳汝南太守曰昔在前世求賢如渴封墓軾閭以光賢哲尚書曰武王入殷封比干墓式商容閭故事見謀翁歸蒙述所以昭忠萬俗作範後昆公叔文子衛大夫也文子卒其子戍請謚於君君曰昔者衛國凶飢夫子爲開與國之饑者不亦惠乎衛國有難夫子以其死衛寡人不亦貞乎夫子聽衛國之政脩其班制不亦文乎謂夫子貞惠文子事見禮記尹翁歸爲右扶風宣帝下詔褒揚賜金百斤班固亦嘉其故吏豪猾述其政績曰翁歸承風帝揚聲故吏稱頌其德也故光祿大夫周舉性好學博覽羣書尤明易經著中庸傳及雜記凡數萬言舉薦同郡黃瓊及陳留邊韶並以文章知名京師瓊爲尚書韶爲侍中皆在朝廷論議舉每歎曰吾雖多書不如黃瓊之近要韶文辯而速吾不如也舉後爲太山太守政有異績徵拜議郎遷侍中尚書出爲河東太守入爲大鴻臚轉光祿勳舉少與同郡趙典相友善典後爲侍中與宦官忤旨免官歸鄉里舉每朝會輒歎息以典不在爲恨其見思如此典後復徵爲尚書僕射遷太常典性剛直不能曲意當權貴以此久不升位舉常勸典宜小降志以從俗典不能從舉每歎曰趙伯堅之清貞而不能變通可謂守一隅者也典子岐亦有名稱舉子戒亦有才學舉薦之於大將軍梁冀冀以爲從事中郎將舉以冀貴戚專政固辭不就冀乃徵戒爲侍中舉謂戒曰汝既不能遠圖朝廷悠悠良爲愴然詩不云乎肇敏戎功用錫爾祉詩大雅也肇謀也敏疾也錫賜也祉福也其今將大夫以下到喪發日復會弔加賜錢十萬以旌委蛇委蛇委絲之節焉詩國風羔羊詩羔羊之皮素絲五紽退食自公委蛇委蛇子思音旭叮

勰字巨勝少尚玄虛以父任爲郎自免歸家父故
吏河南召真(上)爲郡將卑身降禮致敬於勰勰恥交
報之因杜門自絕後太守舉孝廉復以疾去時梁
冀貴盛被其徵命者莫敢不應唯勰前後三辟竟
不能屈後舉賢良方正不應又公車徵玄纁備禮
固辭發疾常隱處竄身慕老聃清靜杜絕人事
巷生荊棘十有餘歲至延熹二年乃開門延賓游
談宴樂及欲而梁冀誅作異謀年終而勰卒時年五十叅
邕以爲知命自勰曾祖父揚至勰孫恂六世一身
皆知名云

黃瓊字世英江夏安陸人魏郡太守香之子也香
在丁艱傳瓊初以父任爲太子舍人辭病不就遭
父憂服闋五府俱辟連年不應永建中公卿多薦
瓊者於是與會稽賀純廣漢楊厚俱公車徵瓊至
綸氏稱疾不進(綸氏即夏之綸國少康之邑也竹書紀年云
楚及秦伐鄭綸氏今洛州登封縣是也)
有司劾不敬詔下縣以禮慰遣遂不得已先是徵
聘處士多不稱望李固素慕於瓊乃以書遺之
曰聞已度伊洛近在萬歲亭豈即事有漸將順至
命乎(萬歲亭在今洛州故嵩陽縣西北武帝元封元年
幸緱氏登太室聞山上畔萬歲聲者三因以名焉)蓋君子
謂伯夷溢柳下惠不恭故傳曰不夷不惠可否

之間論語孔子曰伯夷叔齊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鄭玄注云不爲夷齊之清不爲惠連之屈故曰異於是也蓋聖賢君子之所珍也誠欲枕山棲谷擬跡巢由斯則可矣若當朝政濟民今其時也而乃亂俗多必待堯舜之君此爲志士終無時矣常聞語曰嶢嶢者易缺皦皦者易汙陽春之曲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實難副琢磨毛詩曰客有歌於郢中者爲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百人爲陽春白雪屬而和者不過數千人爲其曲彌高其和彌寡也事具英傳雖無大異而言行所守無缺而毀謗布流應時折減者豈非觀聽望深聲名太盛乎自頃徵聘之士胡元安薛孟嘗朱仲昭顧季鴻等其功業皆無所採是故俗論皆言處士純盜虛聲願先生弘此遠謨令衆人歎服一雪此言耳瓊至即拜議郎稍遷尚書僕射初瓊隨父在臺閣習見故事及後居職達練官曹爭議朝堂莫能抗奪時連有災異瓊上疏順帝曰聞者以來卦位錯謬易乾鑿度曰采卦爲歲紀歲七十六爲一紀二十紀爲一部首即畢積部首歲數加卦八紀歲數以三十二除之不足除者以乾坤始數二卦而得一歲朱仲昭之卦也寒燠相干蒙氣數興日闇月散蒙陰闇也散謂不精明之天意殆不虛然陛下宜開石室案河洛石室藏書之府河洛圖書之文也外命史官悉發上永建以前至漢初災異

與永建以後訖于今日孰爲多少又使近臣儒者
參考政事數見公卿察問得失諸無功德者宜皆
斥黜臣前頗陳宂青并薦光祿大夫樊英太中大
夫薛包及會稽賀純廣漢楊厚未蒙徵省伏見處
士巴郡黃錯漢陽任棠年皆耆有作者七人之
志（論語曰作者七人注云謂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宜更見引致助崇大
化於是有詔公車徵錯等三年大旱璆復上疏曰
昔魯僖遇旱以六事自讓躬節儉閉女謁放讒佞
者十三人誅秘民受貨者九人（春秋者異郵曰僖公之時雨澤不洽比于九月人大驩悅率群臣精山川以六過自讓減膳撤樂素服避正殿三人誅頌人之吏受貨賂趙祝等九人曰辜在廏人方今天旱野無生稼寡人當死百姓何誘請以身塞無狀也）思舍南郊天立大雨今亦宜顧
省繇事有所損闕務存質儉以易民聽尚方御府
息除煩費明勑近臣使遵法度如有不移示以好
惡數見公卿引納儒士訪以政化使陳得失又因
從尚積多致死亡亦足以感傷和氣招降災旱若
改敝從善擇用嘉謀則災消福至矣書奏引見德
陽殿使中常侍以璆奏書屬蜀王者施行自帝即位
以後不行籍田之禮璆以國之大典不宜久廢上
疏奏曰自古聖帝哲王莫不敬恭明祀增致福祥
故必躬郊廟之禮親籍田之勤以先農羣萌竭勸農

功昔周宣王不籍千畝虢文公以爲大議卒有姜
戎之難終損中興之名（國語曰宣王即位不籍千畝虢文公諫曰夫人之大事在農上帝之粢盛於是乎出故稷爲大官古者太史順時視土農祥晨正日月底于天漸先時九日大史告稷曰陽氣俱蒸土膏其動稷以告王王即齋宮百官御事王耕一墢班三之庶人終于千畝王帶聽後師敗績于姜氏之戎墢音扶發反）窃見陛下傳稽
古之鴻業體虔肅以應天順時奉元懷柔百神朝
夕孺慕埃於道路書奏聆庶政以邺人雖詩詠成
湯之不怠遑書美文王之不暇食誠不能加（詩商頌曰不僭不濫不敢怠遑書曰文王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也）今朝祀適闋而祈穀絜齋之
事近在明日臣恐左右之心不欲屢動聖躬以爲
親耕之禮可得而廢臣聞先王制典籍田有日司
徒咸戒司空除壇先時五日有協風之應王即齋
宮饗醴載來誠重之也自癸巳以來仍西北風甘
澤不集寒涼尚結（西北風曰不周風亦曰融風見呂氏春秋也）迎春東郊既不
躬親先農之禮所宜自勉以逆和氣以致時風經
（通義曰八風者八封之氣八風以時至則陰陽變化之道成萬物得以時育生之）息斯基道也（乾卦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也）易曰君子自強不
書令瓊以前左雄故上孝廉之選專用儒學文
吏於取士之義猶有所遺乃奏增孝悌及能從政
者爲四科事竟施行又雄前議舉吏先試之於公
府又覆之於端門後尚書張盛奏除此科瓊復上

言霍氏之作將以澄洗清濁霍實虛溢不宜改章
帝乃止出爲魏郡太守稍遷大常和平中以選入
侍講禁中元嘉元年遷司空桓帝欲褒崇大將軍
梁冀使中朝二千石以上會議其禮特進胡廣太
常羊溥司隸校尉祝恬太中大夫邊韶等咸稱冀
之勳德宜比周公錫之山川土田
附庸詩魯頌曰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啓爾土宇爲周室
輔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注云王成王也
交周公也
獨建議曰冀前以親迎之勞增邑三十又
其子徙亦加封賞昔周公輔相成王制禮作樂化
致太平是以大啓土宇開地七百
相武王以伐紂武王
崩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位以理天下七年致政於成王成王以周
公有勳勞於天下是以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命
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也今諸侯以戶邑爲制不以里數爲限
竊何識高祖於泗水霍光定傾危以興國皆益戶
增封以顯其功高祖爲泗上亭長蕭何佐之後拜何爲相國益
封五千戶霍光廢昌邑王立宣帝後益封光万
九千冀可比鄧禹合食四縣賞賜之差同於霍光
使天下知賞必當功爰爵不越德朝廷從之冀意以
爲恨會以地動策免復爲太僕永興元年遷司徒
轉太尉梁冀前後所託辟召一無所用雖有善人
而爲冀所飾舉者亦不加命延熹元年以日食免
復爲大司農明年梁冀被誅太尉胡廣司徒韋

司空孫朗皆坐阿附免廢復拜瓊爲太尉以師傅之恩而不阿梁氏乃封爲亢鄉侯（說文云頍頴川縣也漢頴川有潁陰侯休侯國元始二年更名曰祁音七）邑千戶瓊辭疾讓封六七上言旨懇惻乃許之梁冀既誅瓊首居公位舉奏州郡素行貪汙至死徙者十餘人海內由是翕然望之悉而五侯擅權傾動內外自度力不能匡乃稱疾不起（王侯謂左悺徐璜等）四年以寇賊免其年復爲司空秋以地震免七年疾篤上疏諫曰臣聞天者務剛其氣君者勢高自持不可不安履危任務彊其政是以王者勢高自持不可不安履危任力不可不據夫自持不安則顛任力不據則危故聖人升高據上則以德義爲首涉危蹈傾則以賢者爲力唐堯以德化爲冠冕以稷契爲筋力高而益崇動而愈據此先聖所以長守萬國保其社稷者也昔高皇帝應天順民奮劒而王埽除秦項革命創制降德流祚至於哀平而帝道不綱秕政日亂遂使奸佞擅朝外戚專恣所冠不以仁義爲冕所跨不以賢佐爲力終至顛蹶滅絕漢祚天維陵弛民鬼慘愴賴皇乾眷命奕德復輝光武以聖武天挺繼統興業創基冰泮之上立足枳棘之林（枳音紙枳枸木有刺喻危陋狹難）擢賢於衆冕（形光也言赤有

天下之北畫或作晝也 崇禮義於交爭循道化於亂離是自墮高而不傾任力危而不跌興復洪祚開建中興光祝八極垂名無窮躬至於中葉盛業漸衰陛下初從藩國受幷帝位天下拭目謂見太平而即位以來未有勝政諸梁秉權豎官充朝重封累職傾動朝廷徇枉校牧守之選皆出其門羽毛齒革明珠南金之寶殷滿其室殷富也高擬王府埶回天地言之者必族附之者必榮忠臣懼死而杜口萬夫怖禍而本吾 活言曰金口木吾也塞陛下耳目之明更爲龍聲譽之主故式尉李固杜喬忠以直言德以輔政念國亡身隕殘爲報而坐陳國議遂見殘滅坐音才臥反 賢愚切痛海內傷懷又前白馬令李雲指言宦官官非稽宜誅皆因衆人之心以救積薪之敝賈誼上疏曰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未及然因謂之安乎今之政何以異此也弘農杜衆知雲所言宜行懼雲以忠獲罪故上書陳理之冤乞同日而死所以感悟國家庶雲獲免而雲既不辜衆又弁坐天下无痛益以怨結故朝野之人以忠爲諱昔趙殺鳴犢孔子臨河而反夫覆巢破卵則鳳皇不翔刳牲夭胎則麒麟不臻誠物類相感理使其然史記曰孔子將西見趙簡子至於河而聞竇鳴犢舜華之死也臨河而歎曰美哉洋洋丘之不濟此命也夫竇鳴犢舜華晉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得志之時須此兩人而後從政及其得志而殺

之正民剝胎殺夭則麒麟不至郊藪涸澤而漁則蛟龍不處其淵覆巢毀卵則鳳皇不翔何則君子諱傷其類也事亦見孔子家語文也

尚書周求音焉沛令素事梁冀幸其威勢坐事當罪越拜令職見冀將衰乃陽毀示忠遂因妄計亦取封侯又黃門協邪羣輩相黨冒異與盛簉腹背相親朝夕圖謀共構姦慝當誅無可設巧復記其惡以要爵賞陛下不加清澂審別眞僞復與忠臣並時顯封使朱紫共色粉墨雜錯所謂抵金玉於沙礫抵音紙也碎珪璧於泥塗四方聞之莫不憤歎昔曾子大孝慈母投杼解見寇傳伯奇至賢終於流放說苑曰王國子前母子伯奇後母子伯封後母欲其子立爲太子說王曰伯奇好妻王不信其母曰令伯奇於後園妄過其旁王上堂覩之即司知王如其言伯奇入園後母陰取蜂十數置單衣中搖伯奇遂曰蜂螫我伯奇就衣中取蜂殺之王還見之乃逐伯奇也夫讒諛所舉無高而不可升相柳無深而不可渝可不察歟臣至頑鄙爲世荷國恩身輕位重勤不補過然懼於求殁負釁蓋深敢以垂絕之日陳不諱之言庶有萬分無恨三泉三者數之極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天地人之極數故以三爲名者取其深之極也其年辛時年七十九贈車騎將軍諡曰忠侯孫琬

琬字子琰少失父早而辯慧祖父瓊初爲魏郡太守建和元年正月日食京師不見而瓊以米覘太后詔問所食多少瓊思其對而未知所況琬年七

歲在傍曰何不言日食之餘如月之初瓊大驚即以其言應詔而深奇愛之後瓊爲司徒琬以公孫拜童子郎辭病不就知名京師時司空盛允有疾瓊遣琬候問會江夏王燮蠻賊寇副府（副本誤公府也）允發書視畢微戲琬曰江夏大邦而蠻多士少琬奉手對曰燮夷得夏責在司空因拂衣辭去允甚奇之稍遷五官中郎將時陳蕃爲光祿勳深相敬待數與議事蕃制光祿舉三署郎以高功久次才德尤異者爲茂才四行（久次謂久也時權富子弟多以人事得舉而貧約守志者以窮退見遺京師爲之謠曰欲得不能光祿茂才（能音乃代反）於是琬蕃同心顯用志平原劉醇河東朱山蜀郡殼參等並以才行豪桀蕃琬遂爲權富郎所見中傷事下御史中丞王暢侍御史刁韙韙暢素重蕃琬不舉其事而左右復陷以朋黨暢坐左轉議郎而免蕃官琬韙俱禁錮韙字子榮彭城人後陳蕃被徵而言事者多訟韙復拜議郎遷尚書在朝有毀直節出爲魯東海二郡相性抗厲有明略所在稱神常以法度自整家人莫見惰容焉琬被廢棄幾二十年至光和末太尉楊賜上書薦琬有撥亂之才由是徵拜議郎權爲

青州刺史遷侍中中平初出爲右扶風徵拜將作
大匠少府太僕又爲豫州牧時寇賊陸渾州境彫
殘珽討擊平之威聲大震政績爲天下表封關內
侯及董卓秉政以珽名臣徵爲司徒遷太尉更封
陽泉鄉侯卓議遷都長安珽與司徒楊彪同諫不
從珽退而歎曰昔周公營洛邑以寧姬光武
卜東都以隆漢天之所落神之所安大業既定豈
宜妄有遷動以虧四海之望時人懼卓暴怒珽必
及害固諫之珽對曰昔周公作亂於楚丞盧冒刃
而前新序曰伯公勝殺楚惠王王出亡令尹司馬官死勝收殉而
葬之於盧冒子與我將殺子盧盧曰詩有之曰莫莫葛藟施于條枝愷悌君子求福不回今子殺父而
求福於盧也可乎且吾聞之知命之士見利不動臨死則死是謂
人臣之節也今子知天命下知臣道其有可殉
乎子胡不從之白公勝乃入其劒焉
晏嬰不懼其盟解見禹衍傳吾雖不德誠慕古人之節珽
竟坐免卓猶敬其名德舊恩楊彪
同拜光祿大夫及徙西都轉司隸校尉與司徒王
允同謀誅卓及卓將李傕郭汜攻破長安遂收珽
下獄死時年五十二
論曰古者諸侯咸貢士進賢受上賞非賢貶爵士
之升之司馬辯論其才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祿
尚書大傳曰古者諸侯之於天下三年一貢士一適謂之好德
再適謂之賢三適謂之有功有功者天子賜以車服乃失號

曰命詔侯有不貢士謂之不率正一不適謂之過再不適謂之傲三不適謂之誣誣者天子絀之一絀以爵再絀以地三絀而爵地畢也故王者得其人進仕勸其行經邦弘務所由久矣漢初詔舉賢良方正州郡察孝廉歲貢士之方也中興以後復增敦朴有道仁賢能直言獨行高節質直清白敦厚之屬榮路既廣猒望難栽自是竊名僞服浸以流競權門貴仕請謁繁興自左雄仕事限年試才雖頗有不密固亦因識時宜而黃瓊胡廣張衡崔瑗之徒泥滯舊方互相詭駁循名者屈其短算實者推其効故雄在尚書天下不敢妄選十餘年間稱爲得人斯亦効實之徵乎順帝始以童弱反政而號令自出知能任使故士得用情天下喁喁仰其風采遂乃備玄纁玉帛以聘南陽樊英天子降寢殿設壇席尚書奉引延問失得急登賢之舉虛降已之禮於是處士鄙生忘其拘儒拘儒猶褊狹也褊狹也拂巾衽褐以企旌車之招矣至乃莫能承風俊乂咸事若李固周舉之淵謨弘深左雄黃瓊之政事貞固桓焉楊厚以儒學進崔瑗爲融以文章顯吳祐蘇章种暠高鑾邑牧民之良幹龐參虞詡將帥之宏規王龔張皓虛心以推士張綱杜喬直道以糾違郎顗陰陽詳密張衡機術特

妙東京之士欣茲盛禹向使廟堂納甚高謀疆場
宣其猛力帷幄容其讜辭舉賢稟基成式則武宣
之軌豈其遠而不忘遠而語辭也論語曰豈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詩云靡不有初鮮
克有終可爲恨哉及孝桓之時頑德繼典頑太陳
蕃楊秉處稱賢宰皇甫張段出號名將王暢李膺
爾雅緝咨關弭緝猶補合也仲山甫補之宋穆劉陶獻替匡時
郭有道糅鑒人倫陳仲弓弘道下邑其餘宏儒遠
智高心契行激揚風流者不可勝言而斯道莫振
文武陵隊在朝者以正議翼戴謝事者以黨錮致
灾往事雖折而來彰方遒廣雅曰遒急也所以傾而未顛

次而未遺豈非仁人君子心力之爲乎嗚呼
贊曰雄作納言古之八元舉升以黨越自下蕃類
也易曰以其類征言黨音謂登朝理政並紓灾昏紓解也昏亂也言多解亂之名夙
知衆意國玩也玩亦弄秉位及志差慈言心差舛不
楚宜反遷也差音

後漢書列傳卷第五十一

范曄 後漢書六十二

唐章懷太子賢注

荀淑 子爽 孫悅

韓韶

陳寔

鍾皓

荀淑字季和潁陰人也荀卿十一世孫也（卿名況趙人也爲楚蘭陵令著書二十二篇號荀卿子避宣帝諱故改曰孫也）少有高行博學而朱好章句多爲俗儒所非而州里稱其知人安帝時徵拜郎中後再遷當塗長（當塗縣名故城在今宣州）去職還鄉里當世名賢李固李膺等皆師宗之及梁太后臨朝

有日食地震之變詔公卿舉賢良方正光禄勳杜喬少府房植舉滅對策議刺貴倖爲大將軍梁冀所忌出補朗陵侯相續漢書曰植對策譏刺梁氏故出也莅事明理稱民表師喪禮記曰事師無犯無隱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心喪三年也二縣皆爲立祠植歸閑居養志產業每增輒以贍宗族知友年六十七建和三年卒喬時爲尚書有子八人俊緄靖肅汪龍緄音昆燾音道汪音烏光反說文云注深廣也俗本改作汪非專本注或作教初荀氏舊里名西豪今許州城内西南有荀溝故宅相傳云即舊西豪里也潁陰令勃海苑康以爲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左傳曰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隤敳檮戭大臨龍降庭堅仲容叔達今荀氏亦有八子故改其里曰高陽里靖有至行不仕年五十而終號曰玄行先生皇甫謐高士傳曰靖字叔慈少有俊才動止以禮靖兄事於當時或問汝南許章曰吾與靖執賢章白皆王也慈明外朗叔慈内潤及交學士惜之謚靖者二十六人潁陰令荀爽慈明也追號靖曰玄行先生也今立淑兄子昱字伯條昱雲字元智昱爲沛相昱雲爲廣陵太守兄弟皆正身疾惡志除閹官其支黨賓客有在二郡者纖罪必誅昱後共大將軍竇武謀誅中官與李膺俱死昱雲亦禁錮終身

爽字慈明一名諝幼而好學年十二能通春秋論語太尉杜喬見而稱之曰可爲人師爽遂耽

思經書慶弔不行徵命不應頴川爲之語曰荀氏八龍慈明無雙延熹九年太常趙典舉奏至孝拜郎中對策陳便宜曰臣聞之於師曰漢爲火德火生於木木盛於火故其德爲孝火在天爲日易說卦曰離爲火爲日也象在周易之離夫在地者用其形夏則火王其精在天者用其精在地者用其形夏則火王其精在天温暖之氣養生百木是其孝也冬時則廢其形在地酷烈之氣焚燒山林是其不孝也故漢制使天下誦孝經選吏舉孝廉平帝時王莽作書八篇戒子孫令學官以教授吏能誦者比孝經音義云言用之得選舉之也夫喪親自盡孝之終也盡謂盡其哀戚也故有遺詔以日易月此當時之宜公卿及二千石三年之喪不得即去治非所以增崇孝道而克稱火德者也往者孝文務謙行過乎儉易謙卦九三爻辭故有遺詔以日易月此當時之宜不可貫之萬世古今之制雖有損益而諒闇之禮未常改移以示天下莫遺其親遺忘也今公卿羣寮皆政教所瞻而父母之喪不得奔赴夫仁義之行自上而始敦厚之俗以應乎下傳曰喪祭之禮閑則人臣之恩薄背死忘生者衆矣曾子曰人未有自致者必也親喪乎鄭玄論語致極也極盡也春秋傳曰上之所爲民之歸也左氏傳臧武仲之言夫上所不爲而民或爲之故

加刑罰若上之所爲民亦爲之又何誅焉昔丞相翟方進以自備宰相而不敢踰制至遭母憂三年六日而除（前書翟方進爲丞相遭母憂行服三十六日起視事曰不敢踰國制也）夫失禮之源自上而始古者大喪三年不呼其門（公羊傳之文也何休注云重奪孝子之恩）所以崇國厚俗篤化之道也事失宜正過勿憚改（憚難也）天下通喪可如舊禮（禮記曰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臣聞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有禮義禮義備則人知所措矣（語見易序卦也）夫婦人倫之始王化之端故文王作易上經首乾坤下經首咸恒（易乾坤至離爲上經咸恒至未濟爲下經）孔子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易繫辭也）夫婦之道所謂順也堯典曰釐降二女於嬀汭嬪于虞降者下也嬪者婦也言雖帝堯之女下嫁於虞猶屈體降下勤修婦道易曰帝乙歸妹以祉元吉（易泰卦六五爻辭也王輔嗣注云婦人謂嫁曰歸泰者陰陽交通之時女處尊位屈中居順降身應二帝乙歸妹誠合斯義也案史記紂父名帝乙此文以帝乙爲湯湯名天乙也）婦人謂嫁曰歸言湯以娶禮歸其妹於諸侯也春秋之義王姬嫁齊使魯主之不以天子之尊加於諸侯也（公羊傳曰夏單伯逆王姬單伯者何吾大夫之命于天子者何以不稱使天子召而使逆之者何使我主之也曷爲主之使魯主之何休注云下自爲主尊卑不敵也）今漢承秦法設尚主之儀以妾制夫以卑臨尊違乾坤之道失陽唱之

義易經曰陽唱而陰和也孔子曰聖人之作易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察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皆繫之文也今觀法於天則北極至尊四星妃后北極北辰之象坐之象也察法於地則崐山象夫卑澤象妻崐侃高也易艮為山夫象也兌為澤妻象也咸艮下兌上為咸感也山澤通氣夫婦之相感也觀鳥獸之文鳥則雄者鳴鳩雌者伏鳩此雌能順服獸則牡為唱導牝乃相從近取諸身則乾為人首坤為人腹易說卦之文也遠取諸物則木實屬天根荄屬地荄音該陽尊陰卑蓋乃天性且詩初篇實首關雎禮始冠婚先正夫婦儀禮士冠禮為士婚禮次之夫

地六經其旨一揆宜改尚主之制以稱乾坤之性式法也合之天地而不謬質之鬼神而不疑人事如此則嘉瑞降天吉符出地五嬖是也史記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時陽若曰晢時煖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五咸備各以其叙矣是來備各以其叙也昔者聖人建天地之中而謂之禮禮者所以興福祥之本而止禍亂之源也人能枉欲從禮者則福歸之順情廢禮者則禍歸之推禍福之所應知興廢之所由來也衆禮之中婚禮為首故天子娶十二天之數也諸侯以下各有等差事之降也白武通曰天子娶十二法天則有十二月百物畢生也又曰諸侯娶九女也陽性純而能施陰

體順而能化以禮濟樂節宣其氣（左傳曰昔晉侯有疾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為也是為近女室疾如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節百事也天有六氣過則為災於是乎節宣其氣）故能豐享孫之祥致老壽之福及三代之季（見桓帝紀也）陽竭於上陰隔於下故周公之戒曰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時亦罔或克壽（周是其明戒事見尚書無逸篇其與此微有不同也）後世之人好福不務其本惡禍不易其軌傳曰戳趾適屨（適猶從也言喪身之愚甚於戳趾也）臣竊何與斯人追欲喪軀誠可痛也

聞後宮采女五六千人從官侍使復在其外冬夏衣服朝夕禽糧耗費繇鳥空竭府藏徵調增倍十而稅一空賦不辜之民以供無用之女百姓窮困於外陰陽隔塞于內故感動和氣災異屢臻臣愚以為諸非禮聘未曾幸御者一皆遣出使成妃合一曰通怨曠和陰陽二曰省財用實府藏三曰脩禮制綏眉壽四曰配陽施祈螽斯（螽斯蚣蝑也其性不妒故能子孫衆多詩曰螽斯羽詵詵兮宜爾子孫振振兮）五曰寬役賦安黎民此誠國家之弘利天人之大福也夫寒熱晦明所以為歲尊卑侈約之奢儉所以為禮故以晦明寒暑之氣尊卑侈約之禮為其節也易曰天地節而四時成（節卦彖辭文也）春秋傳曰

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杜預注左氏云器謂車服名謂爵號孝經曰安上
治民莫善於禮禮者尊卑之差上下之制也昔季
氏八佾舞於庭非有傷害困於人物而孔子猶曰
是可忍也孰不可忍洪範曰惟辟作威惟辟作福
惟辟玉食几此三者君所獨行而臣不得同也今
臣僭君服下食上珍所謂害于而家凶於而國者
也宜略依古禮尊卑之差及董仲舒制度之別董仲舒曰王者正法度之宜上下之序以防奢也嚴篤有司必行其命此則禁亂
善俗足用之要奏聞即弃宮去後遭黨錮隱於海
上又南逾漢濱積十餘年以著述為事遂稱為碩
儒黨禁解五府並辟司空袁逢舉有道不應及逢
卒奏制服三年當世往往化以為俗時人多不行
妻服雖在親憂猶有弔問喪疾者又私謚其君父
及諸名士奏皆引據大義正之經典雖不悉變亦
頗有改喪服曰夫為妻齊衰杖朞禮記曰曾子問三年之喪以餘情三年之喪而孚哭不亦虛乎後孔子曰禮以飾情
政後徵之奏欲遵命更持之急不得去因復就拜
公車徵為大將軍何進從事中郎進恐其不至迎
薦為得中及進敗而詔命中絕獻帝即位董卓輔
平原相行至宛陵復追為光祿勳視事三日進拜
司空奏自被徵命及登台司九十五日因從遷都

長安奚見董卓忍暴滋甚必危社稷其所辟舉皆取才略之士將共圖之亦與司徒王允及卓長史何顒等爲內謀會病羣六十三著禮易傳詩傳尚書正經春秋條例又集漢事成敗可爲鑒戒名曰新書凡百餘篇今多所亡缺兄子悅或並知名或自有傳

論曰荀奚鄭玄申屠蟠俱以儒行爲處士累徵並謝病不詣及董卓當朝復備禮召之蟠玄竟不屈以全其高奚已黃髮矣猶至焉未十旬而取卿相

意者疑其乖趣舍余竊商其情以爲出處各子之大致也平運則弘道以求志陵夷則濡跡以匡時濡跡道以求志陵夷則濡跡以匡時（濡跡幽人貞吉又曰龍見在田利見大人貞吉又曰龍戰于野其血玄黃注云龍陰陽物不可以一方名其言其尾者言其尾不可以一方名也）荀公之急自勵其濡跡乎不然何爲遑遑（遑遑猶皇皇也）及後貞吾而寢虎尾焉（易履卦曰履虎尾不咥人亨王弼注云履虎尾者言其履危道也）

也觀其逐言遷都之議以救楊黃之禍（楊虎黃巾賊也）及後潛圖董氏幾振國命所謂大直若屈道固委迤也

悅字仲豫儉之子也儉早卒悅年十二能說春秋家貧無書妄之人間所見篇牘一覽多能誦記性沈靜美姿容尤好著述靈帝時閹官用權士多浪

身窮處悅乃託疾隱居時人莫之識惟從弟同蔣
翊敬焉初辟鎮東將軍曹操府遷黃門侍郎獻帝
頗好文學悅與彧及少府孔融侍講禁中旦夕談
論累遷秘書監侍中時政移曹氏天子恭己而已
悅志在獻替而謀無所用乃作申鑒五篇其所論
辯通見政體既成而奏之其大略曰夫道之本仁
義而已矣勸曰立人之義一五典以經之羣籍以緯之詠
之歌之弦之舞之前監既明後復申之故古之聖
王其於仁義也申重而已致政之術先屏四患乃
崇五政一曰偽二曰私三曰放四曰奢偽亂俗私
壞法放越軌奢敗制四者不除則政未由行矣夫
俗亂則道荒雖天地不得保其性矣法壞則世傾
雖人主不得守其度矣軌越則禮亡雖聖人不得
全其道矣制敗則欲肆雖四表不得充其求矣奢也
是謂四患興農桑以養其性審好惡以正其俗宣
文教以章其化立武備以乘其威明賞罰以統其
法是謂五政人不畏死不可懼以罪人不樂生不
可勸以善雖使契布五教皐陶作士政不行焉論

舜謂契曰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謂皐陶曰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故在上者先尊豐人財以定其志帝紳籍田以桑蠶勸學以禮樂宮室節用以

向來以勤奉職事古者天子諸侯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為之宮仞有三尺也國無遊人野無荒業財不貴用言自足也力不妄加以周人事是謂養生閒給吾子之所以動天地應神明正萬物而成王化者必于眞定而已故在上者審定好醜焉善惡要孚功罪毀譽効於準驗聽言責事舉名察實無惑詐偽以蕩衆心故事無不愨物無不功善無不顯惡無不章俗無要效怪民無淫風百姓上下覩利害之存乎己也故肅恭其心慎修其行內不回惑外無冀望則民志平矣是謂正俗君子以情用小人以刑用榮辱者賞罰之精華也故禮教榮辱以加君子化其情也桎梏鞭撲以加小人化其刑也君子不犯辱況於刑乎小人不忌刑況於辱乎善教化之廢推中人而墜於小人之域教化之行引中人而納於君子之塗是謂章化章明也小人之情緩則驕驕則恣恣則怨怨則叛危則謀亂安則思欲非威強無以懲之故在上者必有武備以戒不虞以遏寇虐安居則寄之內政有事則用之重旅國語齊桓公問管仲曰國安可乎管仲曰未可君若正卒伍脩甲兵則大國不將脩之小國設備可作內政而寄軍令焉注云內國政也言脩國政而寄軍令隣國不知是謂秉威賞罰政之柄也韓子曰二柄者刑德也殺戮之謂刑慶賞之謂德明賞必罰審信愼令賞以勸善罰以懲惡人主不

妄賞非徒愛其財也賞妄行則善不勸矣不妄罰非矜其人也罰妄行則惡不懲矣賞不勸謂之止善罰不懲謂之縱惡在上者能不止下為善不縱下為惡則國法立矣是謂統法四患既蠲五政又立行之以誠守之以固簡而不怠疎而不失無為為之使自施之無事事之使自交之（老子曰為無為事無事又曰故德交歸也）不肅而成不嚴而化垂拱揖讓而海內平矣是謂為政之方又言尚主之制非古聖降二女陶唐之典歸妹元吉帝乙之訓王姬歸齊宗周之禮以陰乘陽違天以婦陵夫違人違天不祥違人不義

又古者天子諸侯有事必告于廟朝有二史左史記言右史書事（禮記曰天子朝日于東門之外聽朔于南門之外閏月則閉門左扉立于其中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也）事為春秋言為尚書君舉必記善惡成敗無不存焉下及士庶苟有茂異咸在載籍或欲顯而不得或欲隱而名章得失一朝而榮辱千載善人勸焉淫人懼焉（淫過也左氏傳曰或求名而不得或欲盖而名章書齊豹盜而名書不得或欲名而不得）以懲不義宜於今者備置史官掌其典文紀其行事每於歲盡舉之尚書以助賞罰以弘法教帝覽而善之帝好典籍常以班固漢書文繁難省乃令悅依左氏傳體以為漢紀三十篇詔尚書給筆札辭約事

詳論辨多美其亭之曰昔在上聖惟建皇極經緯
天地觀象立法乃作書契以通宇宙揚于王庭厥
用大焉先王光演大業肆于時夏詩周頌曰我求懿德肆于時夏鄭玄注曰懿美也肆陳也我武王也求美德之士而仕用之故陳於是夏而歌之也亦惟厥後求世作典夫
立典有五志焉一曰達道義二曰章法式三曰通
古今四曰表賢能於是天人之際事
物之宜粲然顯著罔不備矣世濟其軌不隕其業
業惠光啓乎萬祠聖上穆然惟文之恤瞻前顧後
是紹是繼闡崇大猷命立國典於是綴敘舊書以
述漢紀中興以前明主賢臣得失之軌亦足以觀
矣又著宗德正論及諸論數十篇年六十二建安
十四年卒

薛韶字仲黃潁川舞陽人也少仕郡辟司徒府時
太山賊公孫舉偽號歷年守令不能破散多爲坐
法尚書選三府掾能理劇者乃以韶爲嬴長嬴縣故城在今兗州博城縣東北賊聞其賢相戒不入嬴境餘縣多被寇盜
廢耕桑其流入縣界求索衣糧者甚衆韶愍其飢
困乃開倉賑之所稟贍萬餘戶主者爭謂不可韶

曰長活溝壑之人而以此伏罪咎矣入地矣太守
素知韶名德竟無所坐以病卒官同郡李旉陳寔
杜密荀淑等爲立碑頌焉子融字元長少能辯理
而不爲章句學聲名甚盛五府並辟獻帝初至太
僕年七十卒
鍾皓字季明潁川長社人也爲郡著姓世善刑律
皓少以篤行known公府連辟爲二兄未仕避隱密山
密縣山也以詩律教授門徒千餘人同郡陳寔年不及
皓皓引與爲友皓爲郡功曹會辟司徒府臨辟大
守問誰可代卿者皓曰明府欲必得其人西門亭
長陳寔可寔聞之曰鍾君似不察人不知何德識
我皓頃之自劾去前後九辟公府徵爲廷尉正博
士林慮長皆不就時皓及荀淑並爲士大夫所歸
慕李旉常歎曰荀君清識難尚鍾君至德可師皓
兄子瑾毋旉之姑也瑾好學慕古有退讓風與旉
同年俱有聲名旉祖太尉脩常言瑾似我家性邦
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復以旉妹妻之瑾辟
州府未嘗屈志應謂之曰孟子以爲人無是非之
心非人也孟子曰人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弟
何期不與孟軻同邪瑾常以旉言白皓皓曰昔國

武子好昭人過以致怨本國武子齊大夫齊侯逼於齊人逐讓武子而逃之事見左傳卒保身全家爾道爲貴其體訓所安多此類也年六十九終於家諸儒頌之曰林慮懿德非禮不處悅此詩書弦琴樂古五疏州招九辟台輔洽巡王命卒歲容與皓孫縣建安中爲司隸校尉海內先賢傳曰縣字元常郡主簿忠之子也魏志曰舉孝廉爲尚書郎遷三府爲廷尉正又黃門侍郎陳寔字仲弓潁川許人也出於單微自爲兒童雖在戲弄爲等類所歸少作縣吏常給事廝役後爲都亭刺佐而有志好學坐立誦讀縣令鄧邵試與語奇之聽受業太學後令後召爲吏乃避隱陽城山中時有殺人者同縣楊吏以疑寔縣遂逮繫考掠無實而後得出及爲督郵乃密託許令禮召楊吏遠近聞者咸歎服之家貧復爲郡西門亭長尋轉功曹時中常侍侯覽託太守高倫用吏倫教署爲文學掾寔知非其人懷檄請見檄板書謂以高倫之教書之於檄而懷之有懷洩事也言曰此人不宜用而侯常侍不可違寔乞從外署不足以塵明德倫從之請從外署之舉不欲陷倫於請託也於是鄉論怪其非舉寔是終無所言倫後被徵爲尚書郡中士大夫送至轑氏傳舍轑氏縣名屬潁川郡今故高陽縣是倫謂衆人言曰吾前爲侯常侍用吏陳君密持教還而於外白

署此聞議者以此少之此各由故人畏憚強禦陳
君可諸善則稱君過則稱己者也寔固自引愆
者方歎息由是天下服其德司空黃瓊辟選理剝
補間喜長旬月以朞喪去官復再遷除太丘長（太丘縣屬沛國故城在今亳州永城縣西北也）脩德清靜百姓以安鄰縣人戶歸
附者寔輒訓導譬解發遣各令還本司官行部（司官謂主司之官也）吏慮有訟者白欲禁之寔曰訟以求直禁之
理將何申其勿有所拘司官聞而歎息曰陳君所
言是君豈有怨於人乎亦竟無訟者以沛相賊斂
違法乃解印綬去吏人追思之及後逮捕黨人
事亦連寔餘人多逃避求免寔曰吾不就獄衆無
所恃乃請囚焉遇赦得出靈帝初大將軍竇武辟
以為掾屬時中常侍張讓權傾天下讓父死歸葬
潁川雖一郡畢至而名士無往者讓甚恥之寔乃
獨弔焉及後侯誅黨人讓感寔故多所全宥寔在
鄉閭平心率物其有爭訟輒求判正曉譬曲直退
無怨者至乃歎曰寧受刑罰所加不為陳君所短
時歲荒民儉有盜夜入其室止於梁上寔陰見之
起自整拂呼命子孫正色訓之曰夫人不可不自
勉不善之人未必本惡習以性成遂至於此梁上

君子者是矣盜大驚自投於地稽顙歸罪寬徐譬之曰視君狀貌不似惡人宜深剋己反善然此當由貧困令遺絹二匹自是一縣無復盜縞太尉楊賜司徒陳耽每拜公卿輩僚畢賀賜等常歎寬是大位未登愧於先之及黨禁始解大將軍何進司徒表隗遣人敦寬是敦勸也欲特表以不次之位寬乃謝使者曰寬久絕人事飾巾待終而已時三公每缺議者歸之累見徵命遂不起閉門懸車棲遲養老中平四年年八十四卒于家何進遣使弔祭海內赴者三萬餘人制喪麻者以百數共刋石立碑諡爲文範先生進賢行狀曰將軍但宜爲寬立祠爲諡有六子紀諶最賢紀字元方亦以至德稱兄弟孝養閨門雝和後進之士皆推慕其風及遭黨錮發憤著書數萬言兗州刺史嘉其至德並命無所屈就遭父憂毀哀至孝喪畢入洛陽乃使就家拜五官中郎將不得已到京師遷侍中出爲平原相往謁卓時欲徙都長安乃請紀曰三輔平敞四面險固土地肥美號爲陸海前書曰東方朔曰三輔之地南有江淮北有河渭汗瀧以東商洛以西殽函以內謂天府陸海之始今閔

東兵起恐洛陽不可久居長安牖有宮室今欲西遷何如紹曰天下有道守在四夷（左傳曰楚沈尹戌曰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邊夷也）宜脩德政以懷不附遷移至尊誠計之未者愚以公宜事委公卿專精外任其有違命則威之以武今關東兵起民不堪命若謙遠朝政率師計伐則塗炭之民庶幾可全若欲徙萬乘以自安將有累卵之危嶮峰之險也（累卵解見皇后紀崢音上耕反）卓意甚忤而敬紀名行無所復言時議欲以爲司徒紀覺禍亂方作不復辭嚴（嚴讀曰莊裝也）即時之郡圖書追拜太僕又徵爲尚書令建安初表紹爲太尉讓於紀紀不受拜大鴻臚年七十一卒於官子群爲魏司空（群字長文魏志曰魯國孔融才高倨傲年有紀之間先與群交更爲紀拜由是顯名也）天下以爲公平終（先賢行狀曰豫州百城皆圖畫寔紀諶形像焉）

慸卿慸長弟諶字季方與紀齊德同行父子並著高名時號三君每宰府辟召常同時旌命恙寤成群（古者諸侯朝天子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成群言衆多也）當世者靡不榮之諶絜放言爲高（放肆其言不拘節制也論語曰隱居放言）士有不談此者則芸夫牧豎已吁呼之矣（呼吁嗟笑之也芸除草也）故時政彌惛而其風愈往嗟陳先生進退之節必可度也據於德故物

不犯妄於仁故不離羣行成乎身而道訓天下故
凶邪不能以權奪主公公不能以貴驕所以聲發
於上而風俗清于下也
贊曰二李師淑陳君交皓韓郭就吏贏冤懷道大
丘奧廣模我彝倫曾是淵軌薄夫以淳則也慶基
既啓有蔚嗣徽濱二方承則八世繼塵二方九方季方也
荀淑八子皆久慕
為字見荀
氏家傳也

後漢書列傳卷五十二

范曄 後漢書六十三

唐章懷太子賢注

李固 子燮 杜喬

李固字子堅漢中南鄭人司徒郃之子也郃在數
術傳固貌狀有奇表鼎角匿犀足也匿犀伏犀也謂骨當額上入髮際
鼎角者頂有骨如鼎
足履龜文見相書 少好學常步行尋師
不遠千里 謝承書曰固改易姓名杖策驅驢負笈追師三輔學
五經積十餘年博覽古今明於風角星算河圖讖緯
仰察俯古第神知變每到太學窓入公
府定省父母不令同業諸生知是郃子遂究覽籍結交
並賢四方有志之士多慕其風而來學京師咸歎
曰是復為李公矣言復繼其父為公也 司隸益州並命郡舉孝

康辟司空掾皆不就謝承書曰五察孝廉益州西舉茂才不應三府連辟皆辭以疾陽嘉二年有地動山崩之災異公卿舉固對策續漢書曰陽嘉二年詔公到舉孝撰士備對賈逵舉固也詔又特問當世之敝爲政所宜固對曰臣聞王者父天母地天母地兄曰姊月采筠注曰父天於圜丘之祀也母地於方澤之祭也兄尼於東郊姊月於西郊賢有山川之祀中河顧而謂吳起曰美哉乎河山之固此魏之寶也吳起對曰在德不在險王道得則陰陽和穆政化乖則崩震爲災斯皆閔之天心效於成事者也夫化以職成官由能理古之進者有德有命命爵也言有德乃可加爵命也今之進者唯財與力伏聞詔書務求寬博疾惡嚴暴而今長吏多殺伐致聲名者必加遷賞其存寬和無黨援者輒見斥逐是以淳厚之風不宣彫薄之俗未革雖繁刑重禁何能有益前孝安皇帝變亂舊典封爵阿母阿母王聖因造妖孽使奴婢賣爵之徒乘權放恣侵奪主威改亂嫡嗣謂順帝爲太子時廢爲濟陰王至令聖躬狼狽親遇其艱既拔自困殆殆危也龍興即位天下喁喁屬望風政積敝之後易致中興誠當沛然思惟善道沛然寬大意而論者猶云方今之事復同於前臣伏從山章痛心傷臆實以漢興以來三百餘年賢聖相繼十有八主豈無阿乳之恩豈忘貴爵之寵然上畏天威俯察經典

知義不可故不封也今朱阿母謁朱也雖有大功勤
謹之德但加賞賜足以酬其勞若至於裂土開國
實非舊典聞阿母體性謙虛必有遜讓陛下宜許
其辭國之高使成萬安之福夫妃后之家所以少
完全者豈天性當然但以爵位尊顯專總權柄天
道惡盈不知自損故至顛仆先帝寵遇閻氏位號
太疾故其受禍曾不旋時老子曰其進銳其退速
也案孟子有此文謝承書亦云今梁氏戚爲椒房禮所不
臣公羊傳曰朱殺其大夫何以不名朱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
何休注云內娶大夫女也言無大夫者三世禮不臣妻之父
母國內皆臣無娶道故絕去大夫名正其義也椒房者皇后所居以椒泥壁也
尊以高爵尚可然
也而子弟羣從榮顯兼加求平建初故事殆不如
此宜令步兵校尉冀及諸侍中還居黃門之官使
權去外戚政歸國家豈不休乎又詔書所以禁侍
中尚書中臣子弟不得爲吏察孝廉者以其秉威
權容請託故也而中常侍在日月之側聲勢振天
下子弟祿仕曾無限極雖外託謙默不干州郡而
詢僞之徒望風進舉今可爲設常禁同之中臣普
館陶公主爲子求郎武第三女也明帝不許賜錢千
萬所以輕厚賜重薄位者爲官人失才害及百姓
也竊聞長水司馬武宣續漢志長水校尉一人比二千石司馬一人千石掌宿衛也開

陽城門候羊迪等（續漢志曰城門每門候一人六百石）無它功德初拜便真此雖小失而漸壞舊章（續漢書曰中都官千石六百石故事先守一歲然後）貽先聖法度所宜堅守政教一跌百年不復詩云上帝板板下民卒癉（刺周王反先王之道下人盡病也）今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也斗爲天候台尚書亦（春秋合誠圖曰天理在斗中司三公也如人候在內以理台語采均注曰威則也法命喻於人則宜如人候在內以理台語言有條理）斗其酌元氣運平四時（春秋保乾圖曰天皇於是斟元陳樞以正萬機（氣陳列樞機受行次之當得也）尚書忠納王命賦政四海（賦布也）權尊執重責之所歸若不平心灾眚必至誠宜審擇其人以此聖政令與陛下共理天下者外則公卿尚書內則常侍黃門譬猶一門之內一家之事安則共其福慶危則通其禍敗剝史二千石外統職事內受法則夫表曲者景必邪源清者流必絜猶叩樹本百枝皆動也周頌曰薄言振之莫不震疊（韓詩薛君傳曰薄辭也振奮也能奮文武之道而行之則天下無不動而應其政教疊莫無也震動也疊應也美成王者也猶此言之本朝號令豈可蹉跌閉隙一開則邪人動心利競暫啓則乖義道塞刑罰不能復禁化導以之寖壞此天下之紀綱當今之急務陛下

宜開石室陳圖書（前書曰司馬遷為太史令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紬音抽）招會群
儒引問失得指摘變象以求天意其言有中理即
時施行鼎峙（前漢音義曰鼎峙言三足鼎之峙也）其人以表能者則聖聽日有所聞忠
臣盡其所知又宜罷退官官去其權重裁置常侍
二人方直有德者省事左右小黃門五人才智閑
雅者給事殿中如此則論者厭塞升平可致也臣
所以敢陳愚瞽冒昧自聞者儻或皇天欲令微臣
覺悟陛下陛下宜熟察臣言憐赦臣死順帝覽奏
對多所納用即時出阿母還第舍諸常侍悉叩頭
謝罪朝廷肅然以固爲議郎而阿母竟者疾固言
亘因詆飛章以陷其罪事從中下大司農黃尚等
請之於大將軍梁商又僕射黃瓊救明固事乃
得拜議郎出爲廣漢（梁州記曰閬城西南百八十里有白水關昔
中（梁州記曰閬城西南百八十里有白水關昔李）杜門不交
固辭印綬（綬也故閬城今在梁州金牛縣西）人事歲中梁商請爲從事中郎商以后父輔政而
柔和自守不能有所整裁災異數見下權日重固
欲令商先正風化退辭高滿乃奏記曰春秋褒義
父以開義路（隱公元年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昧公羊傳曰
褒之爲其與盟也何休注云春秋王魯詘隱公隱公見褒賞義）貶無駭以閉利
門（春秋隱公二年經書無駭帥師入極公羊傳曰無
駭者何展無駭也何以不氏展無駭爲貶疾始威也）夫義路閉

則利門開利門開則義路閉也前孝安皇帝內任
伯榮樊豐之屬伯榮王外也女也外委周廣謝惲之徒閉門
受賂署用非次天下紛然怨聲滿道朝廷初立頗
存清靜未能數年稍復廢損左右黨進者日有遷
拜守死善道者滯酒窮路守死善道論語文滯酒窮路以魚為喻也而未有
改敝立德之方又即位以來十有餘年聖嗣未立
群下繼望可令中宮博簡嬪媵兼採微賤宜子之
人進御至尊順助天意老有皇子母自乳養無委
保妻黨並以致飛燕之禍飛燕成帝皇后妹為昭儀與成帝貴人曹偉能等生皇子皆殺明將軍望尊位顯當以天下為憂崇尚謙省

垂則萬方而新營祠堂費功億計非以昭明令
德崇示清儉自數年以來災怪屢見比無雨潤而
沈陰轟次雲起貌宮省之內容有陰謀孔子曰智者
見變思刑愚者覩怪諱名天道無親可爲恆畏敬恆
也言天無親疎惟善是與加近者月食既於端門之側
可敬威也書曰皇天無親既盡也端門太微宮南門也月者大臣之體也前書李尋上疏曰月者衆陰之長妃后大臣諸
侯之象也夫窮高則危大滿則溢月盈則缺日中則移
易豐卦曰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史記蔡澤謂范雎曰日中則昃月滿則虧也凡此四者自
然之數也天地之心福謙忌盛易曰鬼神害盈而福謙又曰
見天地之心是以賢達功遂身退老子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全名養壽

無有怵迫之憂（為利所誘怵迫於憂勤也怵音黜）誠令王綱一整
道行忠立明公踵伯成之高全不朽之譽（虞時為諸侯至禹去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問曰昔堯化天下吾子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丈子去而耕其故何也子高曰昔堯化天下至公無私不賞而人自勸不罰而人自畏今子賞而不勸罰而不畏德自此衰刑自此作夫子盍行無留吾事倪倪然耕不顧亦見呂氏春秋）豈與此外戚凡輩耽榮好位者同日而論哉固任夫下愚不達大體竊感古人一飯之報（靈輒也）況受顧遇而容不盡乎商不能用永和中荊州盜賊起彌年不定乃以固為荊州刺史固到遣吏勞問境內赦寇盜前釁與之更始於是賊師夏密等欽其德義帥餘人自縛歸首固皆原之遣還使自相招集開示威法半歲間餘類悉降州內清平上奏南陽太守高賜等臧穢賜等懼罪遂共竄匿為千里移檄（言移一日行千里故之急也）而固持之愈急冀遂令徙固為太山太守時太山盜賊屯聚歷年郡兵常千人追討不能制固到悉罷遣歸農但選留任戰者百餘人以恩信招誘之未滿歲賊皆弭散遷將作大匠上疏陳事曰臣聞氣之清者為神人之清者為賢養身者以練神為寶安國者以積賢為道昔秦欲謀楚王孫圍設壇西門陳列名臣秦使覆然遂為寢兵（秦欲伐楚使使者往觀楚之寶器昭奚恤乃為壇使

客東面自君西面之壇稱司理百姓実倉廩子西在此奉建尊使諸侯子方在此守封疆謹境界無
反在此儀霸王之餘義猶治亂之遺風昭奚恤在此惟大国所観使
反言於秦君曰楚多賢臣未可謀也事見新序国語曰楚王孫圉聘
於晉趙簡子鳴玉以相問圉曰楚之白珩猶在乎其為寶也幾何對
曰楚人有観射父能作訓辭以行諸侯有左史倚相道
訓典以序百物此楚国之寶也若夫古玉白
非先王之所玩也何寶焉與此所引不同也魏文侯師卜子夏
友田子方軾段干木故羣俊競至名過齊桓秦人
不敢闚兵於西河斯蓋積賢人之符也魏文侯受經
於子夏過段
干木閭未嘗不軾也李克曰文侯東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
者君皆師之又秦欲伐魏或曰魏君賢人是禮国人稱仁上下和合未
可圖也李
見史記也陛下擬亂龍飛初登大位聘南陽樊英
江夏黃瓊徵楊厚會稽賀純謝承書曰純字仲貞
生博極羣籍下辟公府三舉賢良方正五徵博士四公車徵皆不
就後徵拜議郎數陳災異上便宜數百事多見省納遷江夏太守
策書嗟歎待以大夫之位是以嚴穴幽人智術之
士彈冠振衣樂欲為用四海欣然歸服聖德厚等
在朕雖無奇卓然夕惕孳孳志在憂國屈前在荊
州聞厚純等以病免歸誠以悵然為時惜之一日
朝會見諸侍忠並皆年少無一宿儒大人可顧問
者誠可歎息宜徵還厚等以副群望瓊父勲議郎
已且十年衆人皆怪始隆崇今更滯也隆高也崇重也光禄
大夫周舉才談高正宜在常伯訪以言議侍中杜
喬學深行直當世良臣久託疾病可勑令起又薦
陳留楊倫倫見儒林傳河南尹存東平王惲陳國何臨臨字

子陵慰之子為平原太守見百家譜也清河房植等祖覩黨也是日有詔徵用倫孚等而遷瓊舉又固為大司農先是周舉等八使案察天下多所劾奏其中並是宦者親屬輒為請之詔遂令勿考又舊任三府選令史光祿試尚書郎時皆特拜不復選試固乃與廷尉吳雄上疏以為八使所糾冝急誅罰選舉署置可歸有司帝感其言乃更下免八使所舉刺史二千石自是稀復特拜切責三公明加考察胡廷稱善乃復與光祿勳劉宣上言自頃選舉牧守多非其人至行無道侵害百姓又冝止樂游專心庶政帝納其言於是下詔諸州劾奏守令以下政有乖枉遇人無惠者免所居官其姦猾藏重罪收付詔獄及沖帝即位以固為太尉與梁冀參録尚書事明年帝崩梁太后以揚徐盜賊盛強恐驚擾致亂使中常侍詣固等欲須所徵諸王侯到乃發喪固對曰帝雖幼少猶天下之父今日崩亡人神感動豈有臣子反共掩匿乎昔秦皇亡於沙丘史記曰始皇東巡道病崩於沙丘兵徐廣曰趙有沙丘宮在鉅鹿也胡亥趙高隱而不發卒害扶蘇以至亡國巫旧李斯為始皇崩在外恐諸公子及天下有變乃秘之不發喪獨胡亥趙高等知陰謀破去始皇所封書賜公子扶蘇死而立胡亥為太子胡亥元年楚漢並起近北鄉侯薨閻后兄弟及江京等亦共掩

祕迹有孫程手刃之事天下大忌不可之甚者也太后從之即暮發喪固以清河王蒜年長有德欲立之謂梁冀曰今當立帝宜擇長年高明有德任親政事者願將軍審詳大計梁周霍之立文宣（同勃立文帝霍光立宣帝也）戒鄧閻之利幼弱（謂鄧太后立殤帝時誕育百餘日二歲而崩又立安帝時年十餘歲閻太后立北鄉侯其年薨又徵諸三子擬安帝立之也）豈不從乃立樂安王子續年八歲是為質帝時沖帝將北卜山陵固乃議曰今兵革未戢發非一帝尚幼小可起陵用費加倍新創憲陵賦發於憲陵塋內依康陵制度（康陵殤帝陵也）其於役費三分減一乃從固議時太后以比遭不造委任宰輔固所臣正典軌從用其策門宦者一皆斥遣天下咸望遂平而梁冀猜專與相忌疾初順帝時諸所除官多不以次及固在事奏免百餘人此等既怨又希望冀旨迎共作飛章誣固罪曰臣聞君不稽古無以承天（書曰曷若稽古帝堯曰若稽古天也言能同天而行者帝堯）臣不述舊無以奉君昔堯殂之後舜仰慕三年坐則見堯於牆食則覩堯於羹（太公兵法曰帝堯王天下之時金銀珠玉弗服也錦繡文綺弗衣也奇怪異物弗視也玩好之器弗賓也雕文刻鏤弗作也宮室臺榭弗興也侯不樂也）斯所謂事追來孝不失臣子之節者（言述也詩大雅曰文

王丞哉通追來孝言文王能遜追王季勤孝之行也
邪離開近戚自隆支黨至於表舉薦達例皆閉從
及所辟召歷非先覩或富室財賂或子壻嬖屬其
列在官牒者凡四十九人又廣選賈豎以補令史
慕求好馬臨窓呈試出入踰俊輶轅曜日大行在
殯路人掩泣飾貌搔頭弄姿西京雜記曰武帝遺李夫人就取玉簪搔頭自此宮人搔頭皆用玉槃旋倨仰從容冶步曾無慘怛傷
悴之心山陵未成違矯舊政善則稱己過則歸
君斥遂近臣不得待送作威作福莫固之甚臣聞
台輔之位實和陰陽旋機不平寇賊姦軌書曰旋機玉衡

以齊七政孔安国注曰旋美玉也機衡也王者正天文之器可運轉者也又曰寇賊姦軌注曰寇劫曰寇殺人曰賊在外曰姦在内曰軌則責在太尉續漢志曰太尉掌四方兵事功課歲盡則奏最而行賞罰也固受任之後東
南政亂兩州數郡謂九江賊徐鳳馬元等攻燒城邑廣陵賊張
云兩州也千里蕭條兆人傷損大化陵遲而詆疵先主
苟肆狂狷存無廷爭之忠沒有誹謗之說夫子罪
莫大於累父臣惡莫深於數君固之過曩事合
誅辟據吳祐傳此章馬融之詞書奏太后不聽得免冀忌帝聰慧恐為後患遂令左右進鴆
帝苦煩甚使促召固固入前問陛下得患所由帝尚
能言曰食煮餅今煩中悶得水尚可治時異亦在

側曰恐吐不可飲水語未絕而崩固伏尸號哭推舉侍醫冀慮其事泄大惡之因議立嗣固引司徒胡廣司空趙戒（謝承書戒字志伯蜀郡成都人也戒博學明經講侍槐房之寵不奉法戒到州勃奏之遷戒河間相以冀部難理整厲威嚴還南陽太守糾豪傑恤吏人冀兇中官貴戚子弟為令長貪濁者徵拜尚書令出為河南尹轉拜太常永和六年持拜司空也）先與冀書曰天下不幸一年崩質帝一年崩今當立帝天下重器誠知太后垂心將護忧遭大憂皇太后聖德當朝攝統萬機明將軍體慶忠孝喜愛存社稷而頻年之閒國祚三絕（順帝崩沖帝立）羣勞慮詳擇其人務存聖明然愚情眷眷竊獨有衰哀竊尋先世廢立舊儀近見國家踐祚前事未嘗不詢訪公卿廣求羣議令上應天心下合衆望且永初以來政事多謬地震宮廟彗星竟天誠是將軍用情之日傳曰以天下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昔昌邑之立昏亂日滋霍光憂慨發憤悔之折骨（昌邑王賀武帝孫昌邑哀王子也昭帝崩霍光立之自非博陸忠勇（霍光封博陸侯謚曰宣義曰博大陸平政其嘉名無此縣也食邑比海河東也）延年奮發大漢之祀幾將傾矣（霍光召丞相已下議曰昌邑王行昏亂恐危社稷如何羣臣皆驚愕失色大司農田延年前離席案劍曰今日之義不得旋踵羣臣後應者臣請劾斬之於是廢立遂定）至憂至重可不熟慮悠悠萬事唯此為大國之興衰在此一舉冀得書乃召三公中二千石列侯大議所立固廣戒及大鴻臚杜喬皆以

爲清河王蒜明德著聞又屬最尊親宜立爲嗣先是梁冀侯志嘗取冀妹時在京師冀欲立之衆論既異憤憤不得意而未有以相奪（未有別理而奪之）中常侍曹騰等聞而夜往說冀曰將軍秉世有椒房之親秉攝萬機賓客縱橫多有過差宜河王聰明若果立則將軍受禍不久矣不如立蠡吾侯富貴可長保也冀然其言明日重會公卿冀意氣凶凶而言辭激切自胡廣趙戒以下莫不懾慴之皆曰惟大將軍令而固獨與杜喬堅守本議冀厲聲曰罷會固意既不從猶望衆心可立復以書勸冀冀愈激怒乃說太后先策免固亮立蠡吾侯是爲桓帝後歲餘甘陵劉文魏郡劉鮪各謀立蒜爲天子衆冀因此誣固與文鮪共爲妖言下獄門生勃海王調貫械上書證固之在河內趙承等數十人亦要鈇鎖詣闕通訴（字林曰鈇鎖椹也質音莫椹音竹心反）太后明之乃赦焉及出獄京師市里皆稱萬歲冀聞益惡固名德終爲己害乃更據奏前事遂誅之時年五十四（固臨終勑之斯言）固受國厚恩是以竭其股肱不顧死亡志欲扶持王室比隆文宣（文帝宣帝皆孝昭之地能與漢作）何圖一朝果氏

迷謬公等曲從以士爲為敗乎漢家衰微從此始矣公等受生厚祿顯而不扶傾覆大事後之良史豈有所私面身已矣於義得矣夫復何言憲戒得書悲歎皆長歎流涕以郡收固二子基茲於郾城皆死獄中續漢書曰基字元處公沈字季公並爲長史門固策免並卒官亡歸巳漢南鄭趙子賤爲郡功曹詔下郡敦固二子太守知其在過之甚寬二子託服藥死具棺器欲因出迷子惑民法勑吏就殺之小子樊得脫亡命奚乃封蕢戒而露固尸於四衢爾雅曰四達謂之衢郭璞注曰交通四出者也衢亮字也年始成童成童年十五也禮記曰十舞象也童游學洛陽乃左提章鉞章謂所上章也左傳七荅諫篇曰鉞斧也右秉鈇鎖詣闕上書乞收固屍不許因往臨哭陳辭於前遂守喪不去夏門亭長呵之曰洛陽北面西頭門門外有萬壽亭亭長主亭之吏也李杜二公爲大臣不能安上納忠而興造無端卿曹何等腐生公犯詔書干試有司乎腐生者猶言腐儒也亮曰亮含陰陽以生戴乾履坤義之所動豈知性命何爲以死相懼亮長歎曰君非命之世非命謂衰亂之時人多不得其死也天高不敢不跼地厚不敢不蹐跼曲也蹐累足也言天高而皆可畏懼也詩云謂天蓋高不敢不跼謂地蓋厚不敢不蹐也而有逾階上下言也太后聞而不誅南陽人董班亦往哭固而殉尸不肯去殉巡也楚國先賢傳曰班字季宛人也少遊太學宗事季固才高行美不及非類常規耕

澤畔惡衣蔬食閒居死乃屋衍奔赴哭泣盡哀司隸案狀奏既
天子澤而不罪班遂守尸積十日不去桓帝嘉其義列上聽許送
喪到漢中赴葬畢而還也太后憐之乃聽得椓斂歸葬二人由此
顯名三公並辟班遂隱身莫知所歸固所著章表
奏議教令對策記銘凡十一篇弟子趙承等悲歎
不已乃共論固言迹以為德行一篇謚承書曰思所
彷彿南鄭遂河南趙承等七十二人相與哀歎悲憤以為服
復睠圖形容其不能間闇嘉訓乃共論集德行一篇
燮字德公初固既策免禍乃遣三子歸鄉
里時燮年十三姊文姬為同郡趙伯英妻賢而有
智見二兄歸具知事本李默然獨悲曰李氏滅矣自
太公已來積德累仁何以遇此太公謂相公也密與二兄
謀豫藏匿燮託言還京師人咸信之有頃難作下
郡收固三子二兄受害文姬乃告父門生王成曰
君執義先公有古人之節今委君以六尺之孤六尺謂年十五以下
東下入徐州界內令變名姓為酒家傭謝承書曰燮遠遁身於北海劇託命縣客以得免與此不同而成賣卜於市各為異人陰相往來
燮從受學酒家異之意非恒人以女妻燮燮專精
經學十餘年聞梁冀既誅而灾眚屢見明年史官
上言宜有赦令又當存錄大臣冤死者子孫於是
大赦天下并求固後嗣燮乃以本末告酒家酒家

具車重厚遣之皆不受遂還鄉里追服姊弟相見悲感傍人既而戒燮曰先公正直爲漢忠臣而遇朝廷傾亂梁冀虐今吾宗祀血食將絕今弟幸而得濟豈非天邪宜杜絕衆人勿妄往來愼無一言加於梁氏則連主上禍重至矣唯引咎而已燮謹從其誨後王成卒燮以禮葬之感傷舊恩妻四節爲設上賓之位而祠焉州郡禮命四府並辟皆無所就後徵拜議郎及其在位廉方自守所交皆舍短取長好成人之美時潁川荀爽賈彪雖俱知名而不相能燮並交二子情無適莫世稱其平正（論語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靈帝時拜安平相先是安平王續爲張角賊所略國家贖王得還朝廷議復其國燮上奏曰續在國無政爲妖賊所虜守藩不稱損辱聖朝不宜復國時議者不同而續竟歸藩藩燮以謗毀宗室輸作左校未滿歲王果坐不道被誅乃拜燮爲議郎京師語曰父不肯立帝子不肯立王擢遷訶南尹時既以貨賂爲官詔書復橫發錢三億以賓西園（事見宦者傳）燮上書陳諫辭義深切帝乃止先是潁川鄧邵諂附梁冀爲鄴令有同歲生得罪於冀亡奔邵邵偽納而陰以告冀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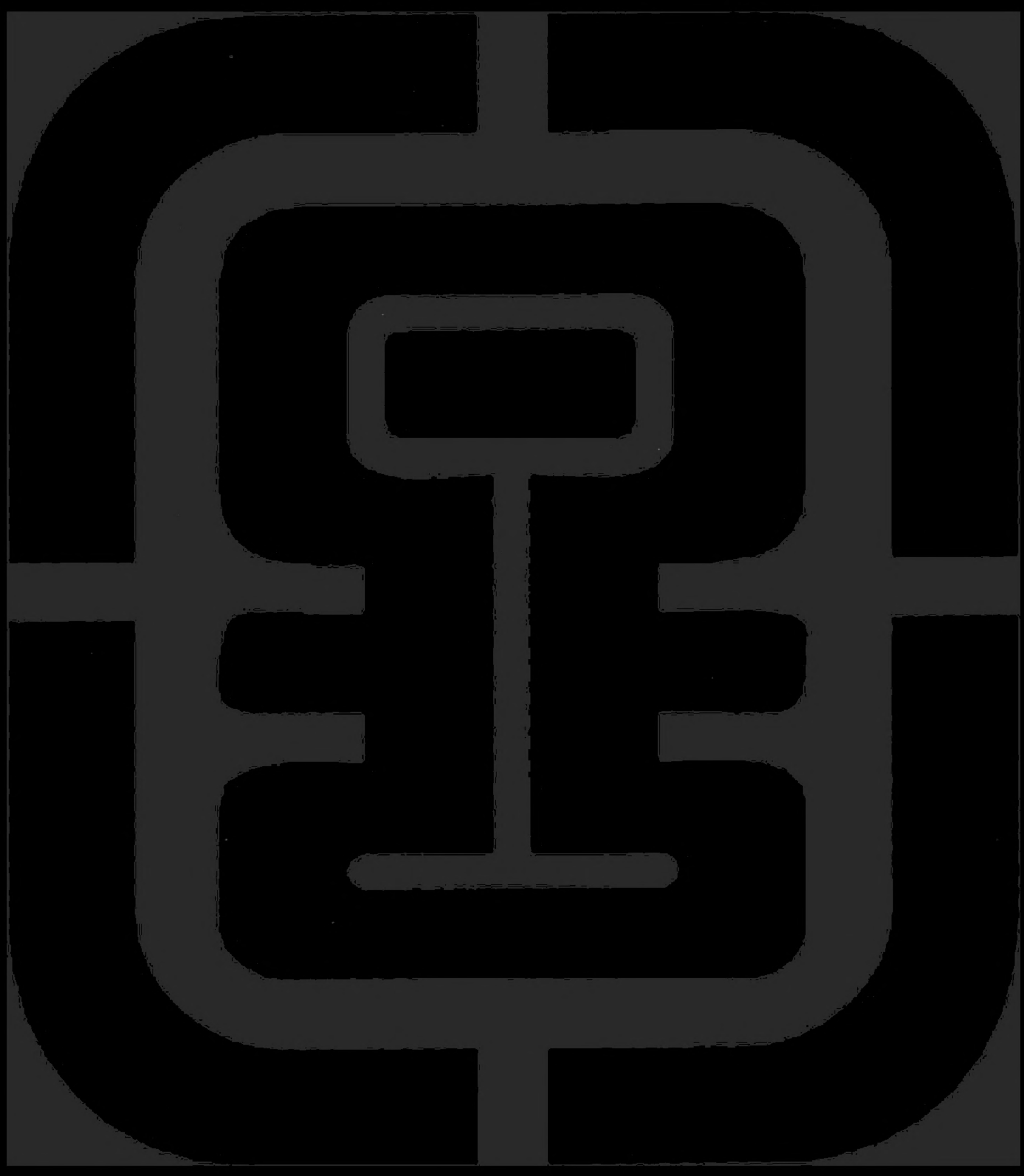
即捕殺之邵當遷爲郡守會母亡邵且埋棺於馬
塋先受封然後發喪邵還至洛陽變行塗過之使
卒投車於講中宮推亂下器者帛於其背曰詣責
賣友貪官埋母乃具表其狀邵遂廢錮終身燮在
職二年卒時人感其世忠正咸傷惜焉

杜喬字叔榮訶內林慮人也（續漢書曰累相忠文二千石喬尚書以孝稱雖二千石子常步趨求師林慮今相州縣也）少爲諸生舉孝廉辟司徒楊
震府稍遷爲南郡太守轉東海相入拜侍中漢安
元年以喬守光祿大夫使徇察兗州表奏太山太
守李固政爲天下第一陳留太守梁讓濟陰太守
汜宮濟北相崔瑗等臧罪千萬以上讓即大將軍
梁冀冀子弟五人及中常侍等以無功並封喬
上書諫曰陛下越從藩臣龍飛即位天人屬心萬
邦攸賴不急忠賢之禮而先左右之封傷善害德
興長佞諛臣聞古之明君褒罰必以功過末世闇
主誅賞各緣其私今梁氏一門宦者微孽（孽音魚列反公羊傳曰臣僕賤孽之事何休注云孽賤子也猶樹之有孽生也）並帶無功之紱（紱綬頭飾也）
裂勞臣之土其爲乖濫胡可勝言夫有功不賞爲
善失其望敕回不詰爲惡肆其凶故陳資斧而人

靡畏班爵位而物無勸易旅卦九四曰旅于處得其資斧前書音義曰資利也苟遂斯道豈伊傷政爲亂而已喪身亡國可不慎哉書奏不省益州刺史种暠劾奏太守劉君世以金蛇遺梁冀事發覺以蛾鞫司農冀從喬借觀之喬不肯與冀始爲恨累遷大鴻臚時冀小女死今公卿會喪喬獨不往冀又銜之遷光祿勳建和元年代胡廣爲太尉桓帝將納梁冀妹冀欲令以厚禮迎之喬據執舊典不聽時有司奏曰春秋迎王后于紀宜備禮章時進俄幣奏可於是悉依孝惠帝納后故事聘黃金二萬斤納采僞璽綬冀乘馬一依舊典又冀屬喬舉汜宮爲尚書喬以宮臧罪明著遂不肯用因此

日忤於冀先是李固見廢內外喪氣羣臣側足而立唯喬正色無所回撓回邪也曲也由是海內歎息朝野瞻望喬在位數月以地震免官者賜衡左悺等因共譖於帝曰陛下前當即位梁太后素知喬忠但秉免而已續漢書曰喬諸上不堪奉漢宗祀抗舉也帝亦怨之及清河王蒜事起梁冀遂諷有司劾喬及李固與劉鮪等交通請逮案罪而梁太后素知喬忠但秉免而已續漢書曰喬諸詔吏執鮪爲喬門生冀愈怨恨使人殺喬日早從宜妻子可得全從宜令其妻曰盡也喬不肯明日冀遣騎至其門不聞哭者迹曰執謀殺之死獄中妻子歸故郡與李固

俱暴尸於城北家屬故人莫敢視者喬故掾陳留
楊匡聞之號泣星行到洛陽乃着敝赤幘託為夏
門亭吏守衛尸喪驅護蠅蟲積十二日都官從事
執之以聞梁太后義而不罪匡於是帶鈇鑕詣闕
上書并乞李杜二公骸骨太后許之成禮殯殮送
喬喪還家葬送行服隱匿不仕匡初好學常在外
黃大澤教授門徒補新長縣今徐則有異績遷平
原令時國相陳曾中常侍璜之兄也匡恥與接事
託疾牧豕云(袁山松書曰一名章也李叔康也)其道弘矣(弘大也言非一塗也)立言踐行(立其
言必踐而行之)豈徒徇名安己而已哉(徇求也)將以定去就之
榘正天下之風使生以理全死與義合也(榘節也立身之道唯
孝與忠全生死之義須得其所)夫專為義則傷生(讀義為議議生也)專為生則虧
義(虧違也)專為物則害智(為物則改智故為害)專為己則損仁若
義重於生舍生可也生重於義全生可也(孟子曰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上以
殘閒失君道下以殺篤為閔盡臣節臣節盡而死之則
為殺身以成仁去之不為求生以害仁也(論語無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桓之間國統三絕太后稱制賊臣虎視李
固據仁持重以爭大義確乎(確堅貌也)而不可奪(確乎其不

可枝論語曰臨大節而不可奪豈不知守節之觸禍恥夫覆折之傷任也易曰鼎折足覆公餗言不勝其任觀其發正辭及所遺梁冀書雖機失謀非猶戀戀而不能已至矣哉社稷之心乎其顧視胡廣趙戒猶糞土也

贊曰李杜司職朋心合力同也朋猶致主文宣抗情伊稷伊尹后稷也道亡時晦終離罔極離罹也罔極喻人罔極之言也毛詩燬同趙孤趙朔之子趙朔趙莊姬之夫史記曰晉景公三年大夫屠岸賈殺趙朔朔客程嬰公孫杵臼匿朔遺腹子於中山居十五年後景公與韓厥立趙孤攻滅屠岸賈也世載弦直載行也